

流水集

● 苏晨



●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流水集

苏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王申生

插图：王小蕙

流水集

苏 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6 字数 107,000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30 定价：1.40元

序

吴金海

一

几年来，在紧张的行政、业务工作之暇，苏晨竟写出六七十万字的文章，出版《野芳集》、《常砺集》、《野石子集》、《夹竹桃集》和《小荷集》等好几本散文集，这么丰富的产量，在为人作嫁的编辑队伍中，是很了不起的。不少人表示惊讶、佩服。

写这么多文章，出这么多书，有人说，全靠苏晨聪明、写文章出手快。

聪明当然聪明。倘不是聪明、点子多，主持

花城出版社期间，苏晨休想那么快打开局面——出版界的竞争激烈着呢！至于写文章出手快，也不能否认，多年当记者，写文章焉能出手不快！

不过，苏晨能有这么多作品拿出来，恐怕不能仅仅归之于天资聪明，能写文章，还应该看到他的勤奋。广州地处亚热带，酷暑难当不去说它，行政事务繁冗，也不去说它，就说他的手吧。从一九八三年四月起，他的右手就患上“书写痉挛症”（听听这病名），医生就警告过他。他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笔，右手不能写，就用左手写，他好多文章硬是用左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。勤奋出硕果，如今他已左右手都能写出流畅的好字了。积少成多，集腋成裘，几年下来，也就有可观的数十万言了。

二

文学成就不能靠数量取胜，归根到底取决于质量。人们常说笑话，小仲马的一本《茶花女》，就打倒了他老子大仲马的全部著作。苏晨的散文不仅数量多，质量上也确实有自己的特

点。

《信赖》通过一个小服务员，写出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互相信任的感情。这篇文章，文字不长，但是镜头很美，意境也美，可称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抒情散文。从这篇散文的表现手法之成熟，可以看出，苏晨能够写好抒情散文。但是，这类散文在苏晨作品中占的比重相当小。他的多数作品是象《一支八面威风的石匠大军》、《刘五店的阳光》、《鼓浪屿得印记》、《玩物在人》一类的不是杂文、不是游记、不是抒情散文而又兼而有之的一种散文文体，它偏重于熔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哲理性于一炉。他的这种文体辞彩并不绚丽，可谓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而内容却很厚实，天上人间，历史现实，旁征博引，洋洋洒洒，融汇着他对人生、艺术、学术的独立见解，读后能给人以享受和启迪。有人将苏晨的这种散文誉为“学者的散文”，极有见地。

三

论到苏晨散文的成绩，不能不提到《沪上小

曲》和《把失去的美再找回来》这类专门记叙老作家、老艺术家、老学者的文字。这类文字，在苏晨的作品中，不仅数量大，而且影响也大。

多年的记者、编辑生涯，使他结识了众多名家；长期孜孜不倦的钻研学习，使他积累了广博知识。钻之愈深，兴趣愈浓，交往愈多，友情愈深，于是乎，好多名家和他结成了忘年交。正因为和他们不仅熟悉而且互相感情深，所以当苏晨写他们的时候，笔端的深情就止不住地喷涌而出。文贵乎情真，有真情，读者也就易接受易感动。

苏晨写这些老作家、老专家、老学者，所用的材料，全都很平凡，甚至很琐碎，粗心点的人很容易疏忽过去，但就是这些材料到了苏晨笔下，就显得生意盎然。我想起了郑板桥论画竹时说过的一段话：

江馆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烟光、日影、露气，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。胸中勃勃，遂有画意。其实胸中之竹，并不是眼中之竹也。因而磨墨展纸，落笔倏作变相，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总之，意在笔先者，定则也；趣在法外者，化机也。独画乎云

哉。（《郑板桥集》）

胸中之竹，眼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关系，是辩证的关系，关键在于“意在笔先者，定则也”。因为知之深，感情深，才笔下有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，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。

当然苏晨的这些文字，尚算不上给这些老作家、老专家、老学者作传，凭他们在自己领域中的贡献，差不多每人都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传记来。然而比起蹩脚的传记来，苏晨的这些记录，不知强过多少倍。苏晨的这些文字，是不妨当作传记来读的。

四

散文创作，说容易极容易，想入门是凡粗识文字皆可进去的；说难也极难，古往今来斐然有成的又委实不多。

苏晨的散文，如今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评论他散文创作的文章也在多起来，这都是可喜的事情。

在赞扬声中，也不妨对苏晨泼些冷水，向苏

晨同志提些建议。综观《流水集》，可以看出所有的文章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，还是参差不齐的，个别篇章似还可浓缩；文章的结构，还可增加些变化。散文创作的十八般武艺，要件件精通虽然难，但毕竟是我们的方向。

著名篆刻家钱君匋专为苏晨刻过一方印，印文曰：“辽东老兵”。兵者，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之士也；兵而又老，足智多谋武艺纯熟之兵也。在散文创作领域，以“辽东老兵”相赠，说明了他对苏晨的厚望。我相信这不仅是钱君匋一个人的希望，也是苏晨所有朋友的希望。

五

历来作序者，多是长者尊者。无论是论年龄、论地位还是论成就，苏晨的集子，都不该由我来作序。可是，苏晨偏偏指名要我作。他的意图很明显，是要提携后进。我呢，却之不恭，也就不揣浅陋不自量力地答应下来了。

拉拉扯扯地扯了一通，算作序。

一九八五年三月

目 录

序.....吴金海 1

沪上小曲..... 1

把失去的美再找回来.....10

一支八面威风的石匠大军.....21

刘五店的阳光.....33

信赖.....51

心境.....58

长长的山.....70

萤火虫·雁阵.....84

死而不已.....91

听飒楼来信..... 105

还在闪耀的沉星..... 110

连横这个人..... 123

鼓浪屿得印记..... 136

圆圆的厦门城·····	145
厦门港的浪花·····	154
谈起台湾的地名·····	164
桃花源随想·····	175
海色与海韵·····	190
众人拾柴火焰高·····	202
玩物在人·····	216
后记·····	239



沪上小曲

吉 兆

从广州出差去济南很麻烦，飞机、火车都不能直达。我是六月一日先坐飞机到上海，六月三日再转乘火车去济南的。在广州上飞机前热得难耐，到上海下飞机后又冷得够受。因此一住定，我便赶快去找老作家王西彦借衣服。在西彦兄家里吃饱，喝足，穿起长袖衣服、毛背心之类，接着就联系去看刚刚出院不久的巴金。

我向巴老家里通电话时，正赶上医生在给巴金看病。巴老又感冒发高烧了！我在电话上说，这样我就不去看了吧，巴老需要休息，我又

只计划在上海逗留两天。这时我也知道，市里领导很关心巴老，交待文联严格掌握，没有特别的事，一般不让多去打扰他。可是巴老却说我“属于例外”，让我照样儿去看他。

我来到巴老家，他已经半拥着毛毯坐在书房里等我了。

我脱下从西彦兄处借穿来的淋得透湿的雨衣，坐近巴老身旁。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斟了一杯热茶给我。我捧在手里暖着手，喝了几口驱驱寒，仔细端详巴老。见老人瘦多了！不过精神还好。

巴老关心地问我：“《不断自问》那篇文章的事算完了吧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早就完了。《春天的童话》的事也早就完了。”巴老说都没事了就好。要记取教训，努力把《花城》办好。接着他对我谈了一些文艺和出版方面的话，我右手正害着“书写痉挛”，也不能记录，别转述错了吧。谈了约摸有一个小时的工夫，巴老让小林拿了一部精装的大厚本《巴金散文选》来，由小林捧着，他在上面题了款，送给我；每次到巴老家，都必有这种非常令我开心的新收获，我真高兴。可是也每次为巴老那抖抖索索写字的艰难，心里感

到不是滋味。

我劝巴老：“今年冬天到广东来过冬，换换环境，可能会对恢复健康大有益。”小林也支持我的说法，在一旁跟着帮腔。巴老说：“现在我还上不去汽车，到冬天若能上去汽车了，我真想到广东走走。”

提起美丽的广东，巴老特别问了新会“小鸟天堂”的情况。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吉兆：老人在想着那棵枝盘根、根盘枝的巨榕，在想着那振翅高翔的鸟雀呢！于是我便力劝巴老也到深圳、珠海去看看日新月异的特区气象。我说这话，一点儿也不是卖空头支票，因为深圳市委书记、市长梁湘同志五月间确实对我说过，特区很需要加强文化建设，他希望我帮忙邀请一些文化名流访问深圳。我想对巴老这样的客人，热爱文化的梁湘同志一定会紧握双手，热烈欢迎的。

还有，也许是我犯了“迷信”？也不知道怎么，从这次邀请巴老来广东过冬，我竟想到了他一九三八年冬天那次来广东。那一年的事，著名篆刻家钱君匋刻过一方白文巨印，印文是“广州三月为书贾”。印的四侧刻了一首有格的大

字篆书边跋，内容很有趣：

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抵广州。所经冰雪载道，奇寒切肤。至此花叶弥望，娇暖袭衣。居盐运西。与作家巴金、茅盾开书铺，出杂志，宣传抗日。沪上文人云集。五月十六日，敌机投弹寓所，未发，得免于难。是夕即与巴金、靳以诸人，别广州，赴九龙。计为书贾之日，适得三月……

盐运西，现在住着老作家陈残云，我去串过那么多趟门子，也还没问过他知不知道发生在他家门口有这么一回事。

我也没问过巴金那一次是不是同钱君匋一道从汉口坐火车来广州的，只见君匋兄另有一方圆珠文巨印，印文是“雪行三省到珠江”，边款是：

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大雪，余于琼瑶万里、玉屑粘天中，自汉至穗，车过屏石，雪始绝迹……

从时间上看，巴金也许是同车一起来广东的。我此刻甚愿“迷信”地想：巴金那次来广东能“逢凶化吉”，今年如果来广东过冬，肯定会大有益于他的健康。

巴老，来吧！我们等着您。

巴老，真的来吧！不信您写封信去问问您的老朋友曹靖华，他最迷恋广东，感受深深，最近这老人还给我写信说要来广东哩。

知 己

在上海逗留的两天里，我还去看了一趟九十二岁的老画师朱屺瞻。那一天，风颠雨横，我偏又把八二〇弄错记成了二八〇弄，下得车来，把汽车打发走，才发现自己的“马大哈”！从二八〇弄冒雨徒步走到八二〇弄，一路不时躲着避着也淋成了“落汤鸡”！

朱屺老也在感冒发烧。穿着厚厚两层毛衣，不时流着鼻涕，在画室里等我好久了。他见我冻得唏唏嘘嗦，先让夫人给我找了替换衣裳。朱屺老本来想请我到饭店去吃饭，他夫人见这情况，赶紧改变计划说：“看来一位正感冒着，一

位别再感冒了，不如就在家好歹烧几个菜吧。你们也好多聊聊。”朱屺老说：“那不太慢待了么。”我说：“您把最近画的画和齐白石给您刻的那几十方印拿给我看看，就比什么都厚待了！”朱屺老说：“那好。”他先把最近画的许多幅油画一一拿出来给我看了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在成功地探索着油画的民族化。他的国画作品我早看过上百幅，我收藏的也有十几幅，这一次便集中聊了好一阵子油画的民族化问题。聊够了，他又打开保险柜，一盒一盒给我搬出了齐白石给他刻的那些印。

这些印都是一方或三两方装一个特制的名贵盒儿的。七十几方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全被抄家抄走，落实政策总算又一方没少的全部物归原主，这不仅是朱屺老的喜事，也是民族文化的幸事。

我问朱屺老：“哪一方是齐白石老人给您刻的第一方印？”他找出那方“心游大荒”印告诉我说：“是这一方。”那年他的老同学徐悲鸿举行个人画展，他见徐悲鸿的一幅画上钤了这么一方印，心爱极了，便问起是谁刻的？能不能代他也求一方？徐悲鸿帮了老同学的忙，朱屺瞻也就